



西湖志
九

安津盤
鏡為淒涼
賢達萬風

ル 5
1097
9



凡 5
1097
9



西湖遊覽志餘第五卷

伎倖盤荒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
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與簾幙羅綺燭盈粉
黛環列謾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
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
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
之則報覺死矣茶頃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為覺
也遂以覺為小名及名之曰彌遠彌遠當寧宗

錢唐



高師
成
輯
撰

西湖遊覽志餘

視日

朝韓侂胄以用兵起豐外憂志彌遠遂上疏力
詆帝嘉之尋又贊廢濟王之理宗理宗德之寵任
日劇相兩朝二十六年在應宸海內時有人作詩規
之者曰前身元是覺奢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
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鏡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為太子更名竑封濟國
公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鼓琴史彌遠
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竑而厚撫其家使暇竑動
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
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

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于几
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觀宮壁輿地圖指瓊
厓曰他日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
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
而竑不知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
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
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
事成彌遠之坐即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
為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
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呈之譽不

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
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
以斷之曰不允彌遠頷之再三意益決乃日媒孽
竑失言于帝覲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寧宗在疾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更名的遣鄭清
之往告貴誠以將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
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答以一語
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
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及
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

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亦
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
不立禍變必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
人安在彌遠卽于宮中遣快行宣的令之曰今所
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
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不至乃
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
一人徑過天墮不知爲誰甚惑之的入宮見后后
拊其背曰汝今爲皇子矣彌遠引的至樞前舉哀
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所過宮門禁衛輒

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
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
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
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耳竑以爲
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的已
卽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卽位竑不肯拜真震捧其背下拜遂稱遺詔以竑
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

濟王既廢寓居雲城寶慶元年潘壬潘丙謀立王率
亡命數十人夜入城至邸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

易服衣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岳行
祠取龍椅置廳中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
以刃不得已與之約曰能弗傷太后與官家否衆
許諾乃假淮閩李全揭榜州門稱兵二十萬遠近
震動比曉則執兵者皆太湖漁人巡司弓卒而已
王知謀不成乃與州將勅其勦之變聞調兵至則
賊已就誅矣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醫來投藥鳩
之九竅流血而死嗣是數見在彌遠懼爲之改葬
且作佛事超度之

彌遠之比周于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其譁有人作

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蔽及
廢濟王而殺之也甚冤劉古莊有詩譏之云楊柳
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當其時權勢赫烜
引布險壬李知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
士流無耻者多以鑽刺進秩官宴時有伶人執拳
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遽
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
不入也舉座弁粟翌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又
蜀閩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
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

吾爲干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一人
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
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人憤然曰吾爲
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宰予曰吾鑽遂改
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
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
匿比入門燈轆紛紜升堂卽席子婦皆出羅拜訊
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
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

雙言抵死分

丁大全子萬鎮江人當理宗初以戚里婢壻寅緣取
寵諂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拜左正言劾丞相董
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賜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
以臺牒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
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徒步入接待寺
罷相之命始下自是志氣益驕傲尋拜右丞相太
學生陳宗等上書訟大全奸邪罷相謫貴州竄藤
州墜水死謝鳴治鐸有夜半檄歌一首蓋詠大全
事也云國威重空頭勅權文怒橫夜半檄豈不聞古

來忌器不投鼠堂陞陵夷母乃爾南風不競北風
剛不用臯亭怨降璽

大全罷吳潛代相為人豪雋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
賈似道與潛有隙遂為飛誣于上曰大蜈蚣小蜈
公盡是人間業毒蟲黃緣攀附百虫叢若使飛天
能食龍語聞罷潛謫循州中毒死

賈似道師憲台州人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于理
宗嘗憑高見胡璠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詢
之果然十數年後相位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
一擔擔上肩客易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

傍人冷眼看卷五 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相禦之會寧宗崩似道請和元人許之兵解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寵用日盛似道乃使門客廖瑩亦應龍等撰歷率編以紀鄂功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為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度宗時襄陽受圍者三年矣帝一日問曰襄陽久困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聞女嬪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人敢言及邊事者日坐葛嶺取鴿官人及娼尼

淫戲無書夜惟故博徒得闌入人無敢窺其篋者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撫其背曰此平章軍國重事耶嘗作半閒亭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間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為都曹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詣路倣行之于是以官品

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爲詩云襄陽
累載困孤城參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
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
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
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
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
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
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
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

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極
密使文及翁作白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
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
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
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
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
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喚道山河原是
我的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通毅然行之允應舉及免
舉人州縣給曆一道親言年貌世系及所肄業于

曆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妨偽濫時
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
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爲沁
園春詞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
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
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筋借
留侯迂濶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堯舜
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宜仍
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
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耕連問子

孫何羽見父凡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
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者押關
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
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瘵膏血俱賸只有士心
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備陳堅伯大附
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
夜江頭長若波滿船都載相公醜雖然要作調羹
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居湖上一
曉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

羽扇乘小舟
一姬曰美哉
少年似道
曰汝願事之
姬笑而不言
逾時令人捧
一合喚諸姬
一為某姬受聘
啓視之乃
姬之首也
諸姬

似道一日招馬
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
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
聯詩
我有
張翠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

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似道卧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
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趨館膳考以第甲乙
一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調辭嚙語耳陳惟善寶
鼎詞云神鰲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筭當日枰
棋如許爭一著吾其祗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
幽風葵棗江如鐘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
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玉蠹黼藻宮漏永千門魚鑰
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
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周公手做赤烏繡裳

消得道班爛衣好儘龍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
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龍
尾放班回早廖瑩中木蘭花慢 請諸君看眼來
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鯨雪鴈微迷烟一
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象
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索鞅磨盾夜無眠知
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見鷺太平世也要
東還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地神僊
陸景思甘州歌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
三錢論從來活國掄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開

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儻主帝要
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灶更有
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
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趙從索陂塘柳云指庭
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
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聞情
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覩琪花路
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
分付兩山容與天認取此老平生可白首大語瑤
巵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居

安聲聲慢云掛玉蓮畫甘酒通宵新東喜沁堯眉
許大擔當人間滿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
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道人知一片閒
心鶴外被乾坤繫足虹玉腰圍閭闔雲邊西風萬
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
比周公多箇綵衣日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
一品之會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日所謂三
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
名也賈大喜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大俳
安得有着綵衣周公乎

似道嘗于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
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殆
所謂朝不謀夕者寧復有經國之遠猷哉

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樓霞嶺下遇一布裘
道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
似道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敗
面他日復遇道人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
破必不令終後果悉驗

似道開闢日有桃符一聯云咲迎珠履三千客坐擁
貔貅百萬兵人皆稱羨一客獨咲曰若是則客居

主位矣何不曰坐擁貔貅百萬兵笑迎珠履三千
客賈大喜厚贈之與他若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
淮南第一州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
皆門客所譖獻也

似道有異志遇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
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似
道默然禮遣之恐事泄使人害諸途

德祐元年正月詔似道統軍行邊先是似道屢請出
師陰啖臺臣留已以爲師臣一出顧襄未必及淮
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于是帝謂

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呂文煥遂以襄
陽降元似道言于帝曰臣始發請行邊陛下不之
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至是上表出師次魯
港元兵蔽江而下夏貴孫虎臣咸無鬪志阿朮遣
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遽過其妾舟衆
見之謹曰步帥遁矣宋師大亂舳舻簸蕩乍分乍
合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項之
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
嘗血戰當之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
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

泗水志卷五
三
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卽解舟去夜四鼓似道擊鑼退師諸軍皆潰似道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岍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似道旣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于誤國都督專閩外之寄律尤重于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建事

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并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割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耕于野權利之出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任閩之驅馳不度戎車之緩急戰功曠歲而不舉兵事愒日而不修纖悉于文法之搜求闊略于邊政之急切遂令敵無他慮長江迺者抗表出師請身戴難人方期以孔昭之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疾趨何至羣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斃之彼以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奔潰孟子

日吾何畏彼六民三豎不成夫社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縉紳之言力齒言安得辭姑示薄罰俾爾奉祠於戲膺戎狄言無復周公之望放驩堯殛伯鯀尚寬虐典之言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頃之言高州團練使先是似道嘗言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言故朝士鄭姓者多摧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素見言于似道廷議遂以虎臣爲押送官似道瀕行置酒飲虎臣言前夢且祈哀此虎臣微吟而已途中備加窘辱及抵清漳似道泣日夜憂不釋言此恐無生理漳守趙分如者似道

門客也宴虎臣欲請似道偶坐虎臣不許似道亦固讓不敢當口稱天使唯謹分如察虎臣有殺似道意挑之曰天使今日押閣練至此想無生理曷令速殞無受許多苦惱虎臣吟曰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惱好死不死明日促之行離城五里小憇木綿庵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踞虎子欲絕虎臣曰好教祇恁地死大槌數十而殞先是吳履齋潛安置循州時似道命知州劉宗申拮據其短竟以毒死至是分如祭似道爲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關死于虎臣祇此四句然

哀激之懷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矣

似道既有謫命適值生辰建醮自撰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日豫陳易箒之詞竊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違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身無所惟冀後圖衆口皆詆其非自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効留侯之保身二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之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

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門下已無廖王諸客蓋似道手筆也

似道旣敗高臺曲池日就荒落有題詩于門壁者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兩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往空使暗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年恨秋聲堂中一夢空苔砌蒼桐獨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細張試向吳山望故宮

又吳人湯益詩云檀板輕敲月上花過墻荆棘刺
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一寧存玉辟邪破屋春
歸無主燕曲池雨產在宮以木綿庵上尤愁絕月
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簪
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祀姦
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
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者錢唐鳳口里人賈涉至鳳
口見而悅之戲曰汝能從我乎婦曰有夫安得自
由待其歸君自爲言夫歸欣然賈與嘉定癸巳涉

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縣宰陳履常者涉
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
過承聽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與丞妻以之使令欲
借一妾涉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涉
妻幸其去忻然許之卽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
日似道生于縣治賈承校事他郡歸詣于宰方始
知之終不以入涉家後去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
母竟流落嫁爲石匠妻及似道鎮維揚訪得其母
借石匠來見似道使石匠往江上興販計沉之江
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四十年咸淳十年以壽終

似道歸越治葬太后已下及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擲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賤沒及腰膝不得遂便雖度宗山陵無以加此蓋自三月至七月似道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一月十四日北兵透度時人謂之語曰莊子所謂無用之用者此嫗是也嫗死買必敗國必亡矣

廖瑩中羣王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臨化帖書丹入石皆逼直又刻小字帖十卷所

謂世綵堂小帖也縮定武襖帖為小字刻之盡石號王板蘭亭又集全唐詩話諸史要略二禮節左傳節悅生室隨抄梓刻精妙未及印行而國事變矣似道禠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雨泣五鼓方罷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冰腦一握藥力未行而業求速死又命姬以火進熱酒一杯再服冰腦數握愛姬始覺之急前奪救已無及矣持其妾而泣曰勿哭勿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九竅流血而死瑩中嘗為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旁葦簾紅紫庄桃花

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以道禱雨天竺三鑄
名飛來峰洞至今猶存

西湖遊覽志餘第五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六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版蕩淒涼

宣和二年方臘兵自富陽至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
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
不可勝計凡擒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出肺腸或以
熬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詔命童貫為宣撫譚稹
為兩浙制置使發兵十五萬討平之

建炎元年八月杭州軍亂初高宗之立也遣勤王兵
還諸道杭兵纔三百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

東南因謀為變會軍以糧衣不足有怨言夜縱火
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旦執守臣
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數夢得不
給衣糧之罪昂諭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為首釋
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
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江南經制宣教郎鮑貽
遜將福建槍杖手二千五百人來援陳通等盡刺
城中強壯為軍有衆數萬事聞詔賜黃榜招撫軍
民有能率衆歸降者赦其罪命以官資九月陳通
等夜劫直秘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寨所

統蘇秀兵為伍後以金帛誘諸郡不逞陵據城相
應賊勢愈熾頃之周格識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
叔近權提刑司事將招陳通等降之賊聞槍杖手
屯秀州憚其精勇遂聽命叔近以小隊數十人入
城與通等相見置酒推腹心使皆循服以待朝廷
授官之命城中稍定一耶詔以御營使都統制王
淵為提殺杭州盜賊使仍賜金帛萬匹兩為軍費
十一月詔鮑貽遜以福建槍杖手移屯江寧給事
中劉珏言杭寇猖獗數月頗有窺據浙西之心所
以未敢大肆者以槍杖手為之捍蔽也不可輒移

且令協同討賊然唐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未晚也從之十一月王師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陳通等謂之為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祇受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召通等三百人立譙門外先呼其首三十人立庭下遂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于門外腰斬一百八十八人百姓相賀俊助杭州甲妓張穠以去葉夢得落

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軍變故也

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嘆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知餘杭令曾恩知金兵至與其丞徐聿成率父老香花迎候恩乃鞏之孫也縣尉楊汝為在徑山請監寺為統領率強壯以禦賊主曾梵仁從之乙酉宗弼犯臨安錢唐令朱躡率民兵邀敵欵拒使杭民得為逃死計行二十里遇賊逆戰中傷猶叱左右負已擊賊浙西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為金人遣將湖州市拒敵得二首視之知為金人也遂棄城

道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晦自楚州赴召在城中
軍民推之以守已見金人陷臨安初完顏宗弼既
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劉晦善至
是削髮左衽而來二人執手而言欲獻不能止有
倡言晦欲以城降者軍民遂殺晦是夕城陷朱蹕
在天竺寺亦遇害後贈晦龍圖直學士四年二月
金人自臨安退兵初完顏宗弼留臨安聞浙西制
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歸路遂縱火
城中三日夜烟焰不絕大掠金帛子女而去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

自稱柔福虜中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
以舊宮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爲疑女子顰蹙
曰金人聚逐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有故態耶
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絜其時汪
龍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右
旣興益壽宜充于禁衛紹興二年顯仁太后回
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付詔獄執之乃
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
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后錫賚四十七萬緡
籍入宮

德祐元年乙亥三月元真入常州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太后命榜朝堂云子朝諶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于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

人言語他日死亦何面見先帝目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令尚書省具見在朝臣在京文武特轉二官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其榜朝堂明吾之意

汪立信者徽州人與賈似道書云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之晏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然此誠上下交情以誼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吟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置郡守帥帥非度百姓鬱怨相仍而求仰當天心者物拱揖指揮而欲折

衝萬里者不亦難乎。一曰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二曰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三曰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百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方要害處輒參倍之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聯絡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劇

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啣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大舉入寇立信卒于高郵伯顏得其上策嘆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子詩云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啣壁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文煥等息兵通好畧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半挾智行私矜已自用結怨軍民生信。當賞而不賞邊費

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城者坐視不救備已
財以贈郢兵者又受譖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
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
自古失律之師未有若斯之甚吾已節次明正其
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熒熒在疚
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境宗社危急不可寧居似道
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念爾文煥世受國
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奕爾文虎皆
受知先朝嘗任岩帥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爾
三人在北豈可遽忘本朝之舊不念五國之危茲

知鼎

用手披敷陳至意爾三人為吾轉道此意于師相
吾老幼雖不足生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
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通南北之休美紓社稷
之近憂願亟為我告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
之靈亦必降福于爾故悉語爾想宜知悉呂文煥
回書云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豈
知末路之多艱茲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
今日之誠款于戈滿眼輕歎命于鴻毛弓矢在腰
繫死生于馬足不但驅馳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
南幸以微勞屢收薄効至若襄城之計最為淮甸

之危蠢爾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
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充難屠九
年而可柰南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蕩屠又
已去吾羽翼雖劉整首先于犯順而焦然中苦于
黨姦孤城實如彈丸謂靴尖之踴倒長江雖曰天
塹欲投鞭而斷流兇焰如斯先聲符至仰天而哭
伏地而哀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
急召隣郡以會兵委病瘧于九年之間棄肌肉于
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無救于前尚効李陵之
生冀孟于後國手敗局留着豈比尋常之機俗眼

據面視形寧識驪黃之馬是使忠良誤陷于夷狄
烏能絕意不念于鄉閭知死也何補于生有食焉
不任其事因噤北令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
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今我
皇上置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
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故違永爲昔畔見今按兵
不動卧席不驚撫此良辰聿觀景命且秦穆公之
宥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鈞願
君子終忘忌怨書報兵進如故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

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曰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貼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于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和議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委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云未嘗爲伯

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軍取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遣廉希賢嚴忠範等詣宋議和次建康伯顏以兵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臣張濡以爲其兵希賢等被害世祖大怒遂遣使召伯顏次臯亭山少帝遣使召伯顏次臯亭遣千戶張表加

好投拜三字

二月六日少... 是日元軍駐
錢唐江沙... 靈波濤大作
三日潮汐不... 去先是臨安
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鴈來
修白鴈行云北風吹... 再起吹江干
北風三吹白鴈來... 乾坤噫氣三
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 江湖想瀟酒佇看春
水鴈來還蓋寓言也

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 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
道無柰情緒春色尚堪描 畫在萬紫千紅塵土

促歸期鶯收後舌燕作留人 語速闌紅藥韶華
此孤王真箇恨殺東風幾... 過了不似今番苦樂
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 羽湖水湖煙峰南峰
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 橋猶自歌舞又祝英
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 甚情緒穉柳嬌黃全
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 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
數嘆離阻有恨落天涯... 誰念孤旅蒲日風塵冉冉
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 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又
去

元至元十一年丙子二月伯顏以宋謝全兩后以下

比去有王昭儀者名清惠題滿江紅詞于驛壁云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
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
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
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焚宮
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五月
二日抵上都朝見十二日夜宋宮人陳氏朱氏與
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縊死朱氏遺四言詩于袖
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
輩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世祖覽之

命斷其首懸全后所清惠懇請爲女道士號冲華
王昭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
夫人于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
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闕。王
母懽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
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
兒、慷慨嚼穿齧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
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
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
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取無端、蕉影

上窓紗青燈歌。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咲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王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王者弗忍殺之也一日王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奚怒為王者喜諾某氏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書已投大池中以死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

流。綠窓未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咲曰君知昔日劉王川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宿客一意于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迺給口願與汝俱死必不

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
飲矣娼遂死劉迺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王川
乎客皆大咲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潮朝為墟有金姓者世為伶官
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為宋殿帥
將熟其為人憐之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
愁貧賤也如其言往為優戲云某寺有鐘寺奴不
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大神怖不敢
登耳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
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即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

大咲范文虎不憚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其
不多之

至元丙子三宮北行行省得三學生一百從行責齋
臧報名以足其數知幾者悉逃匿免州橋吳府二
子名棠孫之孫者歲僅一至齋為齋臧所指驅之
去出北關諸生蹙蹙不打破箠登舟後甚拾河邊
蚌蛤殼手斲交響而唱之遺亡者多身膏草野至
燕者僅十七八人

汪元量字大有號唐入宮慶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
元兵入城賦詩云錢唐江上日初乾風入端門陣

陣酸萬尺。亂嘶。蹕二宮。酒淚濕鈴。響童兒。騰
遣追徐福。孺兒。征滅。賓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婦
娟。應是。嫁呼。韓。日。西。塞。山。前。且。浴。處。北。關。門。外
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肅。低。頭。拜。杜。鵬。亂。點
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燄。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
臣。妾。簽。名。謝。道。清。面。之。從。三。宮。北。夫。留。滯。燕。京。時
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
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儂。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
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已。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
聲。夢。一。聽。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初。歇。

氣瀟瀟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
駁駁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為黃
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醜酒城隅。鼓
琴叙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之。
詩云。客有黃金共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
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既還。錢唐往來。
彭蠡間。風踪雲影。倏無宣居人。莫測其去留之蹟。
遂傳以為仙也。人多畫像祀之。官號曰水雲子。士
流多題詠其事。瓊詩云。一監絲桐奏未休。蕭蕭
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

供奉自歌南渡曲於道能賦此征秋仙人一去無
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王
麟兒曾逐轡車入紫闈王母窓前窺面目太真膝
上畫眉時滄溟水闊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
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馬易之詩云三
日錢唐海不波子嬰係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
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
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簑

少帝之寓燕京也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
少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

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少帝旣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
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忽見龍爪擎櫻狀時
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
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皇后公主姬御遁居
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
子時明宗爲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
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睦
爾卽順帝也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
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順帝為明宗子
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
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
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
四方毀棄舊詔書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
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
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
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
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自由是喪明時有無
名一為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

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
金柱化為龍爪擊天容元君含淚語羣臣鳳雛寧
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曾幸
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
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
聞笙鏞乞歸行宮查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
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
仁義綽有三代風王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
其隆

興化陳文龍志忠者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未歸守

本州北兵入闕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主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無為太學主神乎果卒

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

為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逕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步新宅一所青衣立于門曰娘子待官人多時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茶于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恍然曰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妾耶洪締視良久念姻戚間無有而其貌絕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乃不死豈而家給我乎婦人咲曰妾果死矣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臨別謂洪曰世

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此爲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故跡不見矣其甥黃宗仁爲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抱云又有一官人到部就旅樓而居後樓亦一官人以妾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穴壁窺之容貌舉止亦無少異心甚訝之一日俟其主出推窓呼之妾亦推窓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汝死久矣何爲在此曰世間如我者甚多但

人自不識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常有杞人之憂因問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興浙江亭遂爲沙漲之地豈其定數固不可更耶

李太尉者故宋_三瑞國_二爲道士號梅溪能言故內事嘗過葫蘆井恒滯曰先時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百金又有金二提舉者其內人故宋內史官也兩鬢俱秃蓋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

其言宋時每日輪一史官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
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暮付史館內
史官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
罰金一鎰觀此一事可以見宋朝家法之嚴矣
元時有傅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詞悼宋云靜中看
記昔日淮山隱隱死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
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
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
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上花暈碧輦路悄
訶唱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

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
還照臨安又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
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
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
倚筇曾向高峰望山掩江城霧氣籠瞿宗吉宋故
官嘆云金輪夜半北方起炎精未陞光先死青衣
去作行酒人泥馬來為失鄉鬼江頭宮殿列嶺岼
湖上笙歌樂燕安魚羹自從五嫂乞殘酒却吟儒
生酸格天閣上燒銀燭申王計就蘄王逐累世內
禪諱言兵中興之功罪難贖開邊釁動終倒戈師

臣函首去求和木綿庵下新鬼哭謾國重逢
哥琉璃作花禁珠翠上馬裙輕淚粧媚朔風吹塵
笳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興亡往事與誰論
白塔鎮愁魂惟有栖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靈
唐珣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漸遊以
養母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珙
怙寵橫行窮驕酷欲淫毒莫可名狀十二月十
日率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
孺玉匣焚其齒棄骨草莽間珣時年三十二歲聞
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

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
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
何爲焉珣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其瘞之衆謝曰
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
珣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
之乃斲文本爲櫃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
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
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七日瘞浮屠下令
哀陵骨雜牛馬枯骼築一白塔壓之名曰鎮南杭
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

元珪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焉見持書吏
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數黃
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珪乃陞陞造
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寔且貧無妻若子今忠義
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
覺自是總浮屠敗以死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珪事
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爲子求師有以珪薦者一見
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
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
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

敬特加情款益篤即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
右曰唐先生家甚寒五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
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
公田所費一一自來出人固竒珪之節而又竒珪
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也珪后獲三丈夫子
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惟事乃如
此珪葬骨後又於宋長朝殿掘冬青樹植所函土
堆上作冬青樹行二首云馬垂問蹻形南面欲起
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恰飄蕩白日衰
后土六合恣惟事蛟龍挂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

護風雨又云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
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
年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云珠
忘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
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
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
王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鳥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
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天台陶九成曰唐義士傳雲溪羅有開所撰也讀之

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皇慶初遂昌鄭明德書
林義士事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
楊總統發陵時故爲丐者背竹籬持竹夾遇物夾
投籬中又鑄銀作兩許小牌繫腰間取賄西番僧
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
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塋于東嘉
其詩有夢中作十首云一杯自築珠宮上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
云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
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云橋山弓劍未成灰

王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奉
香來餘七首尤悽然則忘之塋後德陽于宋常朝
殿掘冬青一株植于所冢上堆上又有冬青花一
首云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
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
螻蛄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
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云不記辛
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五詩與唐傳語
微不同書中有雙匣字則收兩陵骨得非林義士
詩而羅雲溪誤竄入傳中但云移宋長朝殿冬

植函土上竊意會稽云杭隔一水或者可致若東
嘉相望千餘里豈容勿持去不枯活也則又疑是
唐義士詩豈唐起謀時林已先得兩陵骨耶抑得
唐所易他骨耶周密癸辛雜識又云至元二十二
年八月楊髡發陵事起于天長寺僧聞成于演福
寺僧澤蓋天長乃魏獻靖王功德院聞欲媚楊髡
遂獻寺發冢得金玉以此起發陵想澤一力贊成
之俾泰寧寺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
陵地楊髡遂部眾發陵先啓寧宗度宗理宗楊后
四陵劫取寶玉白氣亘天理宗之屍如生或云舍

珠有夜明者乃倒屍樹間三日竟失其首中官陵使羅銑買棺收斂大慟垂絕是夜聞西山皆有哭聲十一月復發微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微陵止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枚而已蓋梓宮金虜偽爲之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反也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頂骨小片昔聞得道之士脫骨而仙未聞并骨化去者光寧與諸后儼如生羅陵使復斂之陵中金錢以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髡棄不取往往爲村氓所得一氓得孟后髡髮長六尺餘色紺碧髡根有短金釵

度置一堂中奉事之自是家道浸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氓恐乃以髡髮歸塘中方移理宗屍澤以足蹴其首隨覺奇痛一點起足心遂苦足疾爛墮兩股而死聞倚楊髡勢奪鄉人田讐家毆之死愷與楊髡分贓競死據此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戊寅歲爲至元初法制未定諸髡或得橫行若乙酉歲相去又八年天下大定疑無此舉但云高陵骨髮盡化孝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何骨林義士所收又何骨也

華亭彭瑋曰元世祖三十一年甲申丞相桑哥以江

南總浮屠楊璉真伽表裏為姦喉僧嗣古妙高上
言欲毀宋諸陵泄旺氣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
可其奏遂發諸陵取金玉又哀諸帝后遺骸建白
塔于臨安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未幾髡胡事
敗飲器亦籍于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王潛
林景熙收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為識遇寒食則密
祭之王潛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生子珙為名
儒羅雲溪傳其事謝翱為托庾詞作冬青引曰冬
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
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夜墮不見七度山南與

是戰願君此心慎勿疑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全
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
者曰謂應在庚金窟甲木也元文宗生年甲辰紀
元天曆當時引陶弘景負屨飛天曆終是甲辰君
之語以為受命之符或問宋國祚于邵子邵子對
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元之後
有庚申順帝庚申生纒六庚耳 皇明洪武元年
正月 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即北平索飲
器于西僧汝納鑿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夏思忠以
四月癸酉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六月

庚辰 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之舊元云
元章祖程謂楊總統發陵時以理宗醢骨投湖中林
景熙購漁者網取之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越山
之北又厓山志云元人發陵以骨投水政和人余
則亮網得理宗醢骨而葬焉按輟耕錄所載唐林
收骨事無投湖網得之談則亮又元末人何緣預
世祖時事理宗醢骨既云已葬越山則國初所歸
又何物也續綱目據唐王潛傳謂發陵在至元十
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癸
雜識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

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與癸辛所識月日相繼
以是年八月發陵九月建塔最為脗合周密宋末
人其所志當為實錄若續編二十一年發陵明年
九月始建塔則暴骨當一年唐傳十五年發陵越
七日築塔則與續編建塔歲月違悖八年未知何
者為可據也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福清陳公仕賢擊楊
璉真伽等三髡像于飛來峰靈隱山下田汝
成為之記曰飛來峰有石人三總浮屠楊璉
真伽閩僧闡烈僧澤像也蓋其生時刻畫諸佛像

於石壁而以已像雜之到今三百年莫為指擊至
是陳侯見而說曰髮越髮賊胡為遺惡跡以饑我
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書然稱快嗟
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
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聞血慘心奇禍雖唐林
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于九幽莫可雪
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寢削寢微覆
宗海濤又不憖借一杯以蓋藏題湊悲夫悲夫或
謂藝祖欺絜孤竊神器冥報宜然嗟呼天之所壞
不可支也所興不可禦也假令天不佑宋藝祖能

昌昧篡取之乎如以冥報論則今古姦雄以寔厥
濟事者或不蒙鞭暴之禍又將何說以通之然則
趙氏遘厄豈其天乎胡運方張中華祚歇殺機橫
發敷毒兩間卽沉淪黃壤猶不免歎不然胡為乎
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日鮮故而梟髡儼列留
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顛骨韜匿穹
廬 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
上聞者迺今竟誅滅于陳侯宜 皇祖之德
意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
良足快矣昔申屠廸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

之廟史氏紀之以為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
修哉春秋之法剪絕亂賊雖死日誅以明刑也竊
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圖存海陬胡為梟獍
犯彼靈丘株送橫分猶有餘譴孰以峨容贖我峻
巘陳侯殛之義憤所宣人讐神怒倏焉皆蠲生脫
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駭棘烈烈陳侯為
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于禮陳侯烈烈秉德靖共
旌善瘳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骹受天百祿報爾宿
讐宜隲遐福黎氓述頌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取
春秋

宋之南渡建都于杭州者一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始
于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
于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
竟與得國時符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
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
亡之數相類如此

至正十一年壬辰秋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
徑抵餘杭縣七月十日入杭城偽將蔡栴蘇一
屯明慶寺一屯法華門外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
惑眾浙省各處皆響應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

沉于西湖。其不。不。括。民。投。附。者。署。名。于。籍。府。庫。金。帛。悉。去。去。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總。巡。官。軍。寇。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越。數。日。携。省。以。來。各。權。官。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師。舉。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斬。之。里。豪。施。遵。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劓。于。市。家。產。沒。縣。官。明。慶。妙。行。二。寺。僧。人。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叙。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隳。刑。賞。失。宜。欲。天。下。燕。安。不。可。

復得矣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胡仲彬者杭城勾中演說野史者也時登省官之門因得黃緣注授巡檢至正四年七月招募無藉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為號將遂作亂為其叔告捕斬之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為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

是開潮不鬧是其變矣

至正十六年二月紅巾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塔失帖木兒大懼召楊完者以兵來守杭州楊完者武岡綏寧之赤水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鬪擊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旣得旁緣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抵儀真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是應召來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叅知政事填募民入粟

空名告身予之卽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猺峇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着斑斕衣衣袖廣狹修短與臂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毡毯狀絕類犬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曰檢刮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者幼者若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少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

入火婦人艷而哲者畜為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即
割以刃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淫刑以逞雖陽尊事
丞相而生殺予奪恣意行之丞相僅得署成案而
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王帛皆在焉以
為郡塢計用法刻深任勢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
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
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同僉呂珍等
皆先寇淮旅而降順者各有精兵丞相與之合謀
以其衆攻完者完者懼遣吏致牲酒于文炳為可
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

完者乘躁力戰而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縊以死獨
平章慶童女以先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
親王為完者強委禽焉故數其罪者以此居首文
炳解衣裹屍瘞之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一二婦人則多以口
腹為事不習女工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啗又恐貽笑隣里而止至正
十九年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
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一
斗直一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

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
乃以油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于
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衫齊楚不暇顧也至有合家
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沉于水者亦可憐矣
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旣退吳淞米航湊
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
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至正二十一年張仲舉爲承旨都在都下寄浙江周參
政伯琦詩云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
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

貫日僊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
生幾故人觀是詩時事可知矣

劉伯溫悲杭城歌觀音渡口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
惡健兒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憶昔江頭
十五州錢唐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豔舞
清歌樂終日割臙進酒皆俊郎呵叱閒人氣驕逸
一朝奔迸各西東王筭金杯散蓬葦清都太微天
聽高虎畧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
河慘蕭瑟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元時有梁棟者登鎮海樓聞角聲賦絕句云聽徹哀

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
到東南第一州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墨爲政時廉訪司官分巡州縣
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
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
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賊污狼藉有輕薄
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弁一鼓迎官兩鼓一聲
鑼鑼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
肆爲無并侵侮畸零特有靈隱寺富僧舉貲于人
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于縣負者患之乃
行賂于譯吏頃之達魯花赤譯審狀詞顧問吏曰
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
達魯花赤曰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
意以爲准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者扶翼登輿以
旛幢迎出錢塘門外積柴數丈擁縛于上縱火焚
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

西湖遊覽志餘第七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賢達高風

張詠濮州鄆城人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剛
 方自任以嚴猛為治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
 言婦翁臨終此子三歲故託命掌贖產且有遺書
 令異日以十之三付子餘分與壻詠以酒酌地曰
 而翁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儻以十之七與子則
 子死汝手矣命以七分給子三分給壻皆服其斷
 拜泣而去四年州民詣闕獻土星圖一銀百兩乞

留知州詔仍還其銀而贖論詠竟以代還

李及字知幾乾興元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杭州于時
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使過杭及待之
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元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公
不加禮待雖不期福獨不長為禍乎及曰待之如
是足矣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
閒郡自處乃居杭繁劇地僚佐走語之及咲曰及
老矣誠願得閒郡自逸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
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
而樂道人善惡杭俗輕糜不事遊宴一日微雪

出郊衆謂命賓朋為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
而歸任中未嘗市物滿去惟白樂天集一部既而
悔曰惟此愧心耳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大學
士知杭州細民聞抃寬大多駢聚為盜抃捕獲其
情重者黥配他州法禁嚴肅盜遂遁去境內以清
嘗題郡中清風閣詩云庭有松蘿砌有苔退公聊
此遠塵埃湖山隱隱海門至泉勢潺湲石縫來夜
榻衾凋僊夢覺曉懸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輕舟
去喜過嚴陵舊釣臺蓋公琴鶴之操所在如一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屢立戰功追封蘄王紹興中
秦檜當國世忠以和議不合懇疏解樞柄道遙家
居常頂一笠巾跨驢周遊湖山纔以童史四五人
自隨混跡湖嶼號清涼居士好事者遂繪爲韓王
湖上騎驢圖元吳萊題詩云秋風泗水沉周鼎淚
濕吳人荆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守誓如城打不
開沿邊撤備無人守蟻蝨塵埃生甲冑散盡千兵
只童騎餐來斗米空壺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照見
從前刀劒瘢宮中孰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
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爲公起勸人莫問故

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萬里爲王孫亦顏題韓
王湖上騎驢圖歌云取日虞淵戰臨平鼓起金山
麾伏兵旣不盡此背嵬軍陣形國容貂蟬佩葱珩
軍容金甲馬朱纓又不盡此生面真儀刑昔王不
肯專樞庭清涼居士以自名散遣萬騎還屯營獨
控長耳遊林垆林間坐石樵叟爭不無醉尉呵夜
行孰識朱門抗旄旌王孫妙手萬事輕欲蹈箕穎
遺浮榮龔侯淡墨勝丹青作此灞橋風雪征龍變
不測人中莫諦觀豈是寒書生丈夫出處吾能評
不可長劍卽短檠得時用世身名只否哉履道幽

人貞亦顏用意何崢嶸大司馬侃務淵明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却酬酢特
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
尚書方宴客土徑造之賀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
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
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
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
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
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間自
古英雄都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

殘鬚鬢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
癡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
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
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媿抱飛
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
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
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入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
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冢父義之曰汝為時
用其狗國死義乎飛至孝及為大將母留河北遣

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
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
玠益敬服少豪飲高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
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
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
皆重鎧習之中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
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
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
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
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
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
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
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
東南民力竭矣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置寨于宜
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
銳具饑糧潛為策應未幾飛兵還卽入教場呼親
將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

戰士備策應此翼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哀祈吐實謂此非某所爲夫人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儂銜命道荆襄過南鄧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士儂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咲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五當以親

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提書呈蓋士儂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士儂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士儂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爲黨遂罷宗司與祠云

岳墳詩集無慮千首絕倡者亦少擇其佳者已收前志矣趙子昂有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支韻難和徐孟岳和飲馬徒聞腥鞞洛洗兵無復望條支高則誠和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竟分支近閱壁間有和山前有客祠彭越塞上無

西泠志卷之七
人斬郅支亦頗奇穩鳳皇山故宮詩楊廉夫倡此字
蓋元建佛寺西僧皆戴紅兜也瞿士衡和云歌舞
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王几雕簷靜
行酒青衣鬪帳愁卷土自應從夏父滔天誰復放
驩兜臺空老樹寒鴉集落日滄波江上秋廉夫深
喜之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咸淳未補太學生德祐
二年伯顏次師阜亭山少帝率三宮庶僚三學諸
生皆北行應鑣與其子鄉貢士曰琦曰崧女元娘
誓不從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殺祀飛

祠曰天不佑宋社稷爲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
諸生降虜有魂魄累王作配神王與王英靈永永
無斃作詩云二男并一女隨我上梯雲琦亦賦詩
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酣醉乃卒子女
入經德齋登梯雲樓積諸房書冊四周縱火自焚
一小僕不醉聞火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鑣父子
儼坐如塑驚報諸僕壞壁撲滅之鑣不得死與子
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於祠
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爲具棺殮殯之西
湖金牛僧舍並王立于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

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均率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謚正節先生 皇明正德間御史高胤恭政築村請于 朝爲建祠賜號忠節

樊執敬字時中鄆州人至正十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徽饒寇自昱嶺犯杭執敬上馬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又逐之射死三人賊來愈盛填咽街巷且縱火官兵皆潰賊呼執敬使降執敬叱之曰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奮力斫賊中槍而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嘗作觀潮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

劉基字伯溫括蒼人元時爲江浙行省都事時方谷珍亂海上省議王招撫伯溫王攻討谷珍行賂于朝卒從省議逮伯溫于法僞寓杭城蓋至正癸巳歲也作詩云春陽動萬物衆草皆已抽嚶鳴亦和悅我何獨懷憂鯨鯢未薙醢豺狼滿山丘鳳皇竄荆棘烏鳶自相求浮雲蔽蒼穹天路阻且脩風沙日暮起鍛羽安所投悲來憊中懷涕泣縱橫流江

城陰氣凝積雨春淒涼出門何所見但見瓦礫場
新廬各有王店舍亦已張市人半荷戈使客盡戎
裝回首嬉遊地慘淡寒烟黃悵馬念所思惻隱心
中傷徘徊西湖上愴悵有所思所思不可見涕淚
下沾衣死生一瞬息逝者安可追狼曠信君子李
陵非男兒鍛鐵當用椎析薪當用斧拔蓼而植茶
去辛還得苦峨峨九陽門衛以豹與虎微微螻蟻
忱鬱鬱不得吐

劉伯溫元末亡命吳中一日與客飲西湖會有異雲
起西北光映湖中魯道原字文公諒以爲慶雲也

將分韻賦詩伯溫候改良久曰此天子氣也淮楚
之分十年後有真主出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
座客大駭以爲狂且曰是累我族滅我悉逃去公
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狂醉而罷

方希直孝孺之從學于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
從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
後數年景濂薨而鄉人有生者偶馮南屏對雪
圖索詩于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新遂題詩云昔
年歲暮京國遠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
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天六合玉花

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
好事喜容留置酒開延讓一頭王堂仙人宋夫子
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讀古書如拈掌共看雲收月
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瑤海瑤臺迭蕭爽酒酣擊
節心目開慷慨吊古思共才荒祠古柏岳王墓廢
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
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舊遊跡吾知王子
奇崖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
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
空有羅山石室書音夜夜虹光射霄漢蓋其時景濂

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海上來迺邂逅于南屏絕
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乃景濂
公精舍也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厚直聲稱籍
甚爲兵部尚書方賓所譖下錦衣獄以冤死仁廟
每悼惜之新在浙異政甚多一日有訴爭雨傘者
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所驗皆同新命剖之各
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
之半得非汝利耶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
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發奸摘伏類如此激勵僚

屬會競愧沮時有葉宗行者雲間人知錢唐有廉
操新特重之比卒新爲文手書以祭之蓋將以風
部吏也新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之人在
廣東藩臬者會葬云

王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廉潔
明峻嘗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心
誓慕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將有變預
蓄草柴堆積室內靖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
以忠義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
見義勇爲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旣爲忠臣妾豈

不能爲義婦乎唯此數語兒祀不可絕婢某聰慧
至誠必能撫養某僉事大人與我最厚當盡我簪
珥與此婢投匿僉事衙右得撫養成成人庶不絕嗣
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索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
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坐而歿正德年間按察使
梁材立祠于本司之東私謚曰忠節云

許亨永樂間以都督僉事鎮守浙江二十餘年有惠
政廉簡忠勤諸司畏服其卒也哭聲振城市雖婦
女亦有奔送其喪者山陰秦瑛挽之詩云太平無
事展珠鈴庭樹沉沉書掩簾門外日高閒劍戟海

濱風靜集魚鹽累朝功業金甌重一寸忠勤雪鬢
添忽報前管將星墜莫聲終夜起閭閻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
府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為文有法度士林
服之召入纂脩元史賜蟒衣復任尋為省臣撰上
賀表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作
則太祖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蓋以
生者僧也光則祝髮之謂則字近賊罪坐不敬禮
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太祖
因自為文傳布天下一夔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

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

軒輓河南鹿邑人正統間浙江按察使清嚴整暇公
庭肅然解無僕妾妻執并爨嘗行下郡至儀門會
僚屬檢閱衣橐歸亦如之所至山岳皆搔貪吏望
風潛遁着一青袍無間寒暑破則補綴所食不過
蔬食或日啖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出
俸米市肉一斤家口衆者甚不能堪故舊會晤止
供一飯或烹一鷄則人駭之以為盛饌不易得也
自聞親喪即日就道僚屬有未知不後陞都御史
總理糧儲清聲愈勵僚友設宴或有肴卓即拒不

受第以廉自矜或乘訖言人士林以此少之

陳復福建懷安縣人正統四年為杭州知府公正廉明濟以簡靜尋以憂去氏保留之起復再任竟卒於官貧無以為斂按察使鹿邑軒輓倡賻之民爭來助其子盡却之曰不忍贖貨以死其親也時布政使則德興孫原貞仁和知縣鳳翔許璫而軒輓為監司之長皆一時之選璞不久亦卒于官

楊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為嘉興知府廉聲播遠近十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間之皆翹首以須其來繼宗至不携家眷止帶老僕一人執爨清直之聲

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下多倚勢生事自繼宗蒞任各斂手杜門不敢輕出貪猾官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公正而畏其威名未幾間親喪方坐廳理事計文忽至即大哭解印步出驛亭老僕挑兩簞籠登舟杭民老稚號泣挽留不及皇皇如失父母既去十餘日民相驚言公得奪情復任權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為浙江按察僉事廉

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恃勢害人如茶筍鱗魚
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
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
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上庶何勞淚滿襟 明主
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
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

江濤

王伯安守仁之旣擒宸濠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
乘夜端發至錢唐凜凜焉不勝憂慄作詩云靈鷲
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

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
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却易成頃之王
師遣人追宸濠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寺作詩
云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樓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裡
消閒晝藥果窻前對病僧烟艇避人常曉出高峰
望遠亦時登而今更自多牽俗欲似當年又不能
又云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除是入山休若爲此
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
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
謀又醉中謾書詩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

西泠元會卷之七
一四
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鳥飛
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
知山月墮江城

